

蚌埠地理

# 胜利东路唯一的老村庄

□韩国光 文/图



韩郭秋天里的田园景色。



胜利东路韩郭北街进出小道。



新铺的龙锦路已抵达韩郭南北村道前，通过去就是胜利东路。

蚌埠胜利东路唯一的老村庄朝阳村，位于老风动机械厂的东南侧，胜利东路也是蚌埠市区的一条老主干道，该路于抗日战争后(1946年4月)建成，当初叫胜利路。1959年逐段修筑慢车道和行人道，1973年从解放四路(现在的解放路)向东延伸，穿过雪山山、龙子河和曹山，1982年胜利路分段命名为胜利东路、胜利中路、胜利西路。1985年该路东起曹山路与蚌公路连接，随后不断朝东延长，近年来已通过东环线继续向东，在蚌五高速公路蚌埠东出口西段与东海大道相交，一直顶到凤阳县一带。

这个朝阳村辖有韩郭、丁家庙、段巷等几个自然村，都属于龙子湖区李楼乡。李楼乡的区域范围有的人标注不准确，准确的范围应该是，最北侧的朝阳村跨过胜利东路与长淮卫接壤，南侧的曹巷、黄郭与东芦山接壤，西边挨着龙子湖东岸，东边的八里岗与凤阳县接壤，再过去三四公里就是凤阳县政府。龙子湖区李楼乡原隶属凤阳县淮光公社，1958年划归蚌埠市郊区，1962年改为李楼公社，1984年改为李楼乡。其实蚌埠过去有不少土地都属于凤阳的，龙子湖区处在蚌埠东部，历史上这里也为淮夷聚居区，秦王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这里属九江郡曲阳、钟离等县分属。至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属濠州钟离县。明洪武年间，钟离县先后改为中立县、临淮县，增设凤阳县，这里开始属凤阳县。

清同治二年(1863年)，划凤阳县马村沟以西、怀远县席家沟以东、灵璧县后楼为蚌埠独立行政区，置三县司，直属安徽省凤阳府。1912年，废凤阳府，后属安徽省淮泗道，又划属凤阳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正式废道，凤阳县属安徽省。1929年初蚌埠成立市政筹备处，仍属凤阳县。1949年1月20日蚌埠解放，龙子湖地域归蚌埠市管辖。

龙子湖区朝阳村的土著人说话和凤阳口音非常接近，这也不足为奇，朝阳村有的一家老几代人都是凤阳的，蚌埠市区虽然行政级别高一些，但古凤阳的历史渊源似乎更悠久。朝阳村人说的磨牙——小孩吵架，可管经——行不行，不推班——好，扛家——回家，那咱子——那会儿，多展——是什么时候，死眼皮子——做事不灵活，锅井——厨房，嘎的——干什么，嚼空——说谎，等等，都和凤阳人说得差不多。

我2023年9月第一次去朝阳村的韩郭，村子有一条穿过村子的南北街，有修汽车、卖电瓶车的，也有开旅行社、卖水暖杂货的，甚至还有开美容养生店的。村民多住在南北路的东口，我当时碰见一位推着车子的女子，问她这“韩郭”后面是不是有个村字，她停下笑着回答，就叫“韩郭”，后面不带村字。我也姓韩，想再问韩郭都有哪些班辈，没有说出口，人家是个年轻女的，我拍摄了照片就离开了。时隔一年，2024年10月12日我又去寻访韩郭，这回我除了拍摄照片还想弄清楚这里的韩氏班辈。

我来到村里南北路北面的第一个巷子，刚进去就看到一块老门牌，朝阳村“韩郭49号”。如今蚌埠市区“城中村”的

门牌都是好多年前钉在墙上的，近几年随着老村庄的拆迁，这样的门牌真是越来越少了。我摆稳自行车往东走，一只小狗迎过来在绿荫中摇着尾巴，巷子里鸡冠花虽值秋天仍开得红艳。通往各家水泥小路旁可见到脱去粒的玉米秆，村里晾晒衣服没有太多讲究，扯上绳子上衣裤头衫衫手挂上去就行，迎风飘展，在红砖墙的映衬下也是一道风景。

一位中年男子从轿车里出来，后面跟着妻子和女儿，我说自己姓韩，问他是否也姓韩，韩郭里也有别的姓，我来

叙班辈的。中年男子友好地握着我手说，都是本家呢，一笔写不出两个韩字。他告诉我，韩郭“国”字辈的没有听说过，他让我再问问年长的人。我骑上车顺着弯弯曲曲的水泥路转悠，时而捏住刹车把单脚驻足观望，居住在这里人越来越少，有的搬到附近新小区住高楼了。有一户小瓦房两侧门柱上贴着韩字，放着喜炮的红纸屑至今仍留存在地上，门西处摆着一废弃的大肚子水缸，栽着葱苗的院子东南方位盖有一间简易厕所，乡村的气息飘浮在眼前，曾经让人多么

惦念。在韩郭散养的红公鸡真是威武漂亮，我推车放慢脚步还是让它们有了警觉，红公鸡们愣愣地看着我，咋也不明白怎么来了个陌生客，继而吓得扑棱棱地躲到草丛里了。

从北数第二个巷子里，有个六十大几的男人，正和邻居边聊家常边剥鸡头米。鸡头米又名茨实，是水中睡莲科植物，因果实长相极像暗红色的鸡头而得名。我上前主动打招呼，是自家地里采摘的吧。对方乡音浓重回答道，哪是的该，现在耕地基本上都被征收了，老沟老塘都填平修路了，自家耕地南面还有一点，鸡头米是在菜场里买的！我拿出手机，将压在塑料机壳的退役军人优待证递到他面前，指着姓名介绍，今天专门来韩郭叙班辈的。他看了我的姓名——韩国光，惊喜地站起来，“你也姓韩啊”，客气地让我坐下来，接着就把知道的韩郭班辈告诉了我。他说家门里“老二”在北口开店卖渔具，对班辈的事更能说出道道来的。

我随即就去找“老二”，在胜利东路朝阳村的韩郭街面上招眼就看见了渔具店铺，我说明来意，“老二”老两口很是热情，两人边干着加工纸箱子挡板的活，互相提示，补充纠正，很快就把韩郭的班辈从长到幼排了六七辈——家、佩、锡、学、宝(保)、金。问到韩郭人的老家是哪里的？“老二”说是喜鹊窝的。我又追问喜鹊是在凤阳吗？他说是山东喜鹊窝的，听老辈人都这样讲。这喜鹊窝看字面意思就很吉祥，在明代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徙到南方各地的移民不计其数，韩姓最初的地方是陕西和山西一带。据传说，当时的移民结构就设在洪洞县的广济寺，因寺里有棵大槐树，树上有个喜鹊窝，移民临行前就在此倾诉离愁别绪，这才有了流传大江南北的民谣：“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全国叫喜鹊窝好名称的肯定有不少，上面“老二”说的山东喜鹊窝，是否从山西迁徙到山东的，也只能是我个人猜测了。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从天上降临的，都是有老家的，不管祖上是谁，谁有谁家谱可查，说到底都是炎黄子孙。不能忘祖，也不该忘祖，无论日子过得顺畅或坎坷，总要记得当初前辈们走过的路！城市是由村庄慢慢演变而来的，没有辛勤的农民做后盾，城市人吃的粮食和蔬菜又从何处得到？

我在胜利东路朝阳村的韩郭，以叙韩郭班辈为由头，接触“城中村”里最后的农民。既为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感到高兴，有不少摆脱土地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崛起的工厂里找到了工作，也为几年后可能不再存在的村庄“韩郭”，莫名得生发一种不舍的情怀。毕竟新开辟的龙锦路的路牌，已在了村里南北路的近前南端，延展龙锦路向北已是势在必行了。

老村庄是记录城市的原始坐标，也是背后观察城市的眼睛。龙子湖区李楼乡朝阳村韩郭，何去何从，也当顺应时代的步伐。我是热爱家乡的蚌埠人，用手中的笔真诚地记录过去，歌颂未来，也是践行建设美好家园，抒写蚌埠历史的一种使命！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行走发现

## 农家小院

□张斌

红彤彤的柿子高高地挂在树枝的顶端，高过了刘老汉家的房顶，就如同过年时刘老汉把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树枝上一样喜庆，刘老汉仰着头乐得嘴一直没有合拢。

一只喜鹊从远方飞来，落在树枝上，就直接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没有一点顾虑，如同进了自家的果园，是那样的自然和自信。刘老汉没有驱赶喜鹊，而是笑呵呵地自言自语道：“吃吧，吃吧！今年的柿子结得又大又甜，这是给你们留着的，吃饱了，明年还来照顾我家的柿子树，多帮忙捉捉虫，长出更多更大的甜柿子来！”

一株丝瓜沿着刘老汉院子里的一棵大槐树攀缘直上，一直爬到最高的那根枝条的顶端，而且一路黄花引领，一路绿果相伴。只见一个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丝瓜，从下到上，长得密密麻麻，形成了一道“飞龙直下”的独特风景，完全占尽了老槐树的风光(秋天，老槐树的叶子全落了)。

“结这么多丝瓜，我一个也没舍得吃，就想留住这风景，留住这秋天的感觉！”刘老汉美滋滋，说起话来，如同一个诗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经常有客人来我家拍照，多么好看的风景啊！”不用我询问，刘老汉就滔滔不绝了。

院子的东南角有一个半米多高的高台，台上有一个“亭子”，应该不叫亭子，严格地说，应该是一座粮仓。因为它是一个用钢筋和铁网加工而成的直径约两米的圆柱体，顶上是一个大大的圆锥体的铁帽子，侧面有一扇又高又小的铁门，里面已经装满了

金黄色的玉米棒，在夕阳的照耀下，整个院子如同一座金色的宝塔，把整个院子都装扮得富丽堂皇，熠熠生辉。

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刘老汉上前打开了院子的大门，一辆红色的拖拉机开了进来，开着拖拉机入门的是一位女士，此人正是采收辣椒回来的女主人。刘老汉连忙拿来一块大大的塑料布平整地铺在地上，女主人接着连打几把方向盘，然后用脚一踩卸货踏板，满满的一车红辣椒就应声落在塑料布上，刘老汉拿来叉子，顺手把红辣椒摊平在塑料布上，整个过程简单流畅，用时不到一分钟，他们之间没有说一句话或使一个眼色，可他们配合得却是那么默契，动作又是那么娴熟，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又有些感动。

“这天快黑了，辣椒怎么不放进屋子里收存，还要堆放在院子里呢？”我有些不理解。

“这刚摘下的辣椒，不能堆放在一起，容易捂坏，明天是个大晴天，放在这里明天就可以直接晒了！”女主人清脆的应答打破了小院一时的安静。

一只大公鸡带着一群母鸡“咕——咕——咕——”地回来了，没用主人指挥，它们便自己走进了属于它们的“宿舍”，不一会就全安静了下来。

太阳渐渐西沉，一抹鲜亮的霞光透过暮云倾洒在院子里，染红了高高的柿子树，染红了铁帽子的粮仓，染红了农家小院，也染红了刘老汉夫妻幸福的脸庞……

风土人情

## 朱顶有个饮马湖

□张敬仁 文/图



饮马湖

五河县朱顶镇向东约十公里有个胡庄村，在胡庄村东南方的胡庄山里，有片山塘名叫饮马湖。对于饮马湖的由来，当地有这样的传说。

元末时期，朱元璋离开凤阳皇觉寺之后，投奔红巾军。不断同元朝军队展开战斗，由于朱元璋和红巾军不断壮大，元军不得不重兵围剿。因此朱元璋曾带领兵马一度驻扎在胡庄山里。朱元璋为驯服战马，就特意修建了用于战马饮水的蓄水湖。在饮马湖的北坡上，有几块巨大而圆润的飞来石，它们像一个个大青蛙趴在坡上，注视着饮马湖。相传，这些飞来石原是湖里的水怪，经常偷吃到湖边饮水的战马，朱元璋一怒之下，将它

们从湖中提出，让它们日夜守护着湖水，不许干枯，奇特的是，该湖不论旱涝保持相同的水位。饮马湖还有一个奇特之处，湖的轮廓呈“年”字形，是自然之形还是蕴含人为之意，有待考究。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几百年过去了，当年修建的饮马湖虽在，但再也见不到朱元璋的战马来此饮水了。如今当地政府充分利用饮马湖周围环境资源，建立了风电场。据了解，五河风电场饮马湖风力发电项目是蚌埠市首个风力发电场，于2017年4月开始并网发电。此外，风力发电场还具有观光休闲、环境美化等功能，为当地增添了一处独特景观。

文化传承

## 非遗情 百姓乐

### ——记邓氏川剧变脸传承人邓凤安

□表明云 文/图

如今，在全市性大型群众的公益演出和比赛中，今年79岁高龄邓凤安老人和他一手传承的“邓氏川剧变脸”在社区和广场的舞台上频频亮相。尤其是邓凤安个人表演的川剧变脸，数秒钟一眨眼多次变换各种戏剧脸谱妆容和脸谱，并配以高难度的口中吞火和吐火魔法特技表演，时常引起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

说起“邓氏川剧变脸”传承人邓凤安，现今已在全市乃至全省小有名气。他于2005年10月60岁时投师江苏省柳琴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沈玲老师，学习非遗文化川剧变脸，学成回蚌埠后，又一手创办《邓氏川剧变脸传承中心》，与蚌埠大慈义工协会联手，在燕山乡文化站的支持下，开办多期公益川剧变脸学习班，免费传授非遗文化，现有弟子李晴、汪吟、杨有梅、姜志琴、杨永芬等共达30余人，小学员李响、倪厚旺、宋泽宇、倪博冉、马若雅、何嫣然才5岁，实现了非遗项目的“1变30”的完美传承。同时，带领这些弟子相继参加合肥春阳残疾人协会、蚌埠市欧德益等



邓凤安(中)与川剧变脸学习班学员合影。

多家养老院公益慰问老人演出以及蚌埠市老年大学的戏曲进校园演出等累计达300场，这些演出全部免费，在省市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其中他与邓红、张敏、张赫男、邵银5人在2019年12月在民政部旗下的“中国志愿者杂志社”于

合肥举办的“公益安徽，志愿同行”大型公益晚会上荣获表演类节目二等奖。2019年参加全省“六一”少儿文艺晚会“演出并成为安徽广播电视台优秀合作机构。

邓凤安对非遗艺术孜孜追求不止。